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十二章

一時雁影橫空，蟬聲四徹。余垂首環行於姨氏庭苑魚塘堤畔，盈眸廓落，淪漪冷然。余默念晨間，余母言明朝將余兄妹遯歸，則此地白雲紅樹，不無戀戀於懷。忽有風聲過余耳，瑟瑟作響。余乃仰空，但見宿葉脫柯，蕭蕭下墮，心始聳然知清秋亦垂盡矣。遂不覺中懷惘惘，一若重愁在抱。想余母此時已屏擋行具，方思進退閒之軒，一看弱妹。步至石蘭橋上，忽聞衣裙窸窣之聲。少選，香風四溢，陡見玉人靚妝，仙仙飄舉而來，去余僅數武；一回青盼，徐徐與余眸相屬矣。余即肅然鞠躬致敬。

爾時玉人雙頰雖頰，然不若前此之羞澀，至於無地自容也。

余少囁，覺玉人似欲言而未言。余愈踟躕，進退不知所可，惟有俯首視地。久久，忽殘菊上有物，映余眼簾，飄飄然如粉蝶，行將逾籬落而去。余趨前以手捉之，方知為蟬翼輕紗，落自玉人頭上者。斯時余欲擲之於地，又思於禮微悖，遂將返玉人。

玉人知旨，立即雙手進接，以慧目迎余，且羞且發嬌柔之聲曰：「多謝三郎見助。」

此為余第一次見玉人啟其唇櫻，貽余誠款，故余膠膠不知作何詞以對。但見玉人口窩動處，又使沙浮復生，亦無此莊豔。

此時令人真個消魂矣！

玉人尋復俯其頸，葉婉妙之音，微微言曰：「三郎日來安乎？逗子氣候溫和，吾甚思造府奉謁，但阿母事集，恐歲內未能抽身耳。是間比逗子清嚴幽澈則一，惟氣候懸絕，蓋深山也。」

唐人詠羅浮詩云：『遊人莫著單衣去，六月飛雲帶雪寒。』吾思此語移用於此，頗覺親切有味，未知三郎以吾言有當不？」

余聆玉人詞旨，心乃奇駭，唯唯不能作答，久乃恭謹言曰：

「謝阿姊分神及我。果阿姊見枉寒舍，俾稚弟朝夕得侍左右，垂綸於荒村寒牖，幸何如之！否則寒舍東西詩集不少，亦可挑燈披卷，阿姊得毋嫌軟塵囂人？敢問阿姊喜誦誰家詩句耶？」

玉人低首凝思，旋即星眸矚我，輾然答曰：「感蒙三郎盛意。所問愛讀何詩，誠為笑話，須知吾固未嘗學也。三郎既不以吾為瀆，敢不出吾肝膈以告？且幸三郎有以教我。」遂累累如貫珠言曰：「從來好讀陳後山詩，亦愛陸放翁，惟是故國西風，淚痕滿紙，令人心惻耳。比來讀《莊子》及《陶詩》，頗自覺徜徉世外，可見此關於性情之學不少。三郎觀吾書櫃所藏多理學家言，此書均明之遺臣朱舜水先生所贈吾遠祖安積公者。」

蓋安積公彼時參與德川政事，執弟子禮以侍朱公，故吾家世受朱公之賜。吾家藏此書帙，已歷二百三十餘年矣。」此語一發，余更愕然張目注視玉人。

玉人續曰：「吾嬰年聞先君道朱公遺事，至今歷歷不忘，吾今複述三郎聽之。」於是長喟一聲，即愀然曰：「朱公以崇禎七年，即吾國正保元年，正值胡人猖披之際，孑身數航長崎，欲作秦庭七日之哭，竟不果其志。迨萬治三年，而明社覆矣。朱公以亡國遺民，恥食二朝之粟，遂流寓長崎，以其地與平戶鄭成功誕生處近也。後德川氏聞之，遣水戶儒臣，聘為賓師，尤殫禮遇。公遂傳王陽明學於吾國土，公與陽明固是同鄉也。至今朱公遺墓，尚存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，容日當導三郎，一往奠之，以慰亡國忠魂。三郎其有意乎？又聞公酷愛櫻花，今江戶小石川後樂園中，猶留朱公遺愛。此園係朱公親手經營者。朱公以天和二年春辭世，享壽八十三。公目清人肅然人面，疾之如仇。平日操日語至精，然當易簣之際，公所言悉用漢語，故無人能聆其臨終垂訓，不亦大可哀耶？」

玉人言已，仰空而歎，余亦淒然。二人佇立無語，但聞風聲蕭瑟。

忽有紅葉一片，敲玉人肩上。玉人蹙其雙蛾，狀似弗愜，因俯首低聲曰：「三郎，明朝行耶？胡弗久留？吾自先君見背，舊學拋荒已久。三郎在，吾可執書問難。三郎如不以弱質見棄，則吾雖凋零，可無憾矣。」

余不待其言之畢，雙頰大頰，俯首至臆；欲貢誠款，又不工於詞，久乃囁嚅言曰：「阿母言明日歸耳。阿姊懇懇如此，滋可感也。」

時余妹亦出自廊間，且行且呼曰：「阿姊不觀吾衾衣已帶耶？晚餐將備，曷入食堂乎？」

玉人讓余先行，即信步隨吾而入。是夕餐事豐美，逾於常日，顧余確不審為何味。飯罷，枯坐樓頭，兀思余今日始見玉人天真呈露，且殖學滋深，匪但容儀佳也。即監守天閭之烏舍仙子，亦不能逾是人矣！思至此，忽爾昂首見月明星稀，因誦億翁詩曰：

千岩萬壑無人跡，獨自飛行明月中。

心為廓然。對月凝思，久久，回顧銀燭已跋，更深矣，遂解衣就寢；復喟然歎曰：「今夕月華如水，安知明夕不黑雲叢礙耶？」

余詞未畢，果聞雷聲隱隱，似發於芙蓉塘外，因亦戚戚無已。尋復歎曰：「雲耶，電耶，雨耶，雪耶，實一物也，不過因熱度之異而變耳。多謝天公，幸勿以柔絲縛我！」

明日，晨餐甫竟，余母命余易旅行之衣，且言姨氏亦攜靜子偕行。余聞言喜甚，謂可免黯然魂消之感。余等既登車室，玻璃窗上，霜痕猶在。余母及姨氏，指摩雲樹，心曠神怡。瞬息，聞天風海濤之聲，不覺抵吾家矣。自是日以來，余循陔之餘，靜子亦彼此常見，但不久譚，莞爾示敬而已。

一日，細雨廉纖，余方伴余母倚闌觀海，忽微微有叩鑾聲，少選，侍者持一郵筒，跪上余母。余母發函申紙，少選，觀竟，囑余言曰：「三郎，此爾姊來箋也，言明日蒞此，適逢夫子以明日赴京都，才能分身一來省我云。此子亦大可憐。」言至此，微喟，續曰：「諺云『養女徒勞』，不其然乎？女子一孀夫家，必置其親於腦後，即每逢佳節，思一見女面，亦非易易。此雖因中饋繁雜，然亦天下女子之心，固多忘所自也。昔有貧女，嫁數年，夫婿致富。女之父母，私心欣幸，方謂兩口可以無饑矣。誰料不數日，女差人將其舊服悉還父母，且傳語曰：『好女不著嫁時衣。』意諷嫁時奩具薄也。世人心理如是，安得不江河日下耶？」

余母言已，即將吾姊來書置桌上，以慈祥之色回顧余曰：

「三郎，晨來毋寒乎？吾覺涼生兩臂。」

余即答曰：「否。」

余母遂徐徐詔余曰：「三郎，坐。」

余即坐。余母問曰：「三郎，爾視靜子何如人耶？」余曰：「慧秀孤標，好女子也。」

余母爾時舒適不可狀，旋曰：「誠然，誠然，吾亦極愛靜子和婉有儀。母今有言，關白於爾，爾聽之：三郎，吾決納靜子為三郎婦矣。靜子長於爾二歲，在理吾不應爾。然吾仔細迴環，的確更無佳耦逾是人者。顧靜子父母不全，按例須招贅，始可襲父遺蔭，然吾固可與若姨合居，此實天緣巧湊。」

若姨一切部署已定，俟明歲開春時成禮，破夏吾亦遷居箱根。

茲事以情理而論，即若姨必婿吾三郎，中懷方釋。蓋若姨為托孤之人，今靜子年事已及，無時不繫之懷抱。顧連歲以來，求婚者雖眾，若姨都不之顧。若姨之意，非關門地，第以世人良莠不齊，人心不古，苟靜子不得賢夫子而侍，則若姨將何以自對？今得婿三郎，若姨重肩卸矣。」

余母言至此，淒然欲哭曰：「三郎，老母一生寥寂，今行將見爾慶成嘉禮，即吾與若姨晚景，亦堪告慰。後此但托天命，吾知上蒼必予爾兩小福慧雙修。」

余母方絮絮發言，余心房突突而跳。當余母言訖，余夷猶不敢遽答。正思將前此所歷，逕白余母，繼又恐滋慈母之戚，非人子之道。心念良久，蘊淚於眶，微微言曰：「兒今有言奉乾慈母聽納，蓋兒已決心……」

余母急曰：「何謂？」

余曰：「兒終身不娶耳。」

余母聞言極駭，起立張目注余曰：「烏，是何言也！爾何所見而為此言？抑爾固執拗若是？此語真令余不解。爾年弱冠不娶，人其謂我何？若姨愛爾，不陡然耶？爾澄心思之，此語胡可使若姨聽之者？矧靜子恒為吾言，捨三郎無屬意之人。」

爾前次懨懨病臥姨家，湯藥均靜子親自煎調。懷誠已久，尚不知爾今竟岸然作是言也！」

余母言至末句，聲愈嚴峻。余即斂涕言曰：「慈母諦聽。兒撫心自問，固愛靜子，無異骨肉；且深敬其為人，想靜子亦必心知之。兒今茲愀然出是言者，亦非敢抗撓慈母及阿姨之命，此實出諸不得已之苦衷，望慈母恕兒稚昧。」余母淒然不余答，久乃哀咽言曰：「三郎，爾當善體吾意。吾鐘漏且歇，但望爾與靜子早成眷屬，則吾雖入土，猶含笑矣。」